

# 漫长的告别

THE LONG GOODBYE

—— 告别，就是永生 ——

---

# 漫长的告别

*The Long Goodbye*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王清雨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LONG GOODBYE  
by RAYMOND CHANDL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长的告别 /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王清雨译. --4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6

(雷蒙德·钱德勒典藏版全集)

ISBN 978-7-5133-2984-2

I. ①漫… II. ①雷…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0149 号

---



##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王清雨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092mm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四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984-2

定 价: 398.00元 (全十册)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 |           |                 |
|-----------|-----------------|
| 1935~1941 | 《雨中杀手》(短篇集)     |
| 1939      | 《长眠不醒》          |
| 1940      | 《再见，吾爱》         |
| 1942      | 《高窗》            |
| 1943      | 《湖底女人》          |
| 1949      | 《小妹妹》           |
| 1950      |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
| 1950      |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
| 1953      | 《漫长的告别》         |
| 1958      | 《重播》            |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

## 关于钱德勒

阿城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

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 (La Jolla) 的斯克瑞普斯诊所 (Scripps Clinics), 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 (Helga Greene) 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 (Jean Fracasse) 兴讼争夺他的遗产, 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 (Frank MacSchane) 指出, 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 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 (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 唯酗酒, 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 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 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 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 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 (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 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 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 入英国籍, 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 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 隔年冬天, 钱德勒20岁, 他的第一篇诗作 *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 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 钱德勒试过新闻业, 发表过评介, 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 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 钱德勒返回美国, 最后在洛杉矶落脚, 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 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 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 听音乐、朗诵诗, 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 (Julian Pascal) 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 (Cissy Pascal) “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 8 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 1917 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 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 1913 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 1924 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 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 8 岁，而是 18 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 (Signal Hill) 的德布利石油财团 (Debney Oil Syndicate) 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 (pulp fiction)。1933 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 (*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 (*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 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 (*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 (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

(*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il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 1

我第一次看到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他醉倒在舞者酒吧门廊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魂里。泊车服务生已把车开了出来，手却还撑着半开的车门，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还晃晃荡荡地悬在外面，好像把脚忘在了那儿。他相貌年轻，头发却已灰白。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烂醉如泥，除此以外，他看起来和那些身着无尾礼服，在这种声色犬马之地一掷千金的年轻公子哥儿没什么区别。

他身边还有一个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深红色，唇边挂着淡漠的微笑。她肩披一件蓝色貂皮，几乎让这辆劳斯莱斯黯然失色。不过还不至于，没什么能让劳斯莱斯逊色。

那服务生是常见的欺软怕硬的角色，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胸口上用红线绣着饭店的名字。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先生。”他厉声说，“能不能劳您大驾把腿收回去，好让我把门关上，或者我干脆彻底把门打开您好滚出来？”

那姑娘瞪了他一眼，眼神如剪刀般犀利，仿佛目光可以穿透到他背后四英寸处。但这丝毫没让服务生慌乱。在舞者酒吧里，他们总能见到这种有钱人，让人明白打高尔夫球并不一定能陶冶情操。

一辆低底盘的进口敞篷跑车漂移进了停车场，一个男人下了车，用车上的点烟器点了一支长香烟。他身着格子套头衫和黄色休闲裤，脚蹬马靴，在烟圈袅袅中信步走远，甚至都懒得往劳斯莱斯这边看上一眼。他也许觉得这车俗气又过时。在通往门廊的台阶前，他停了一下，戴上单片眼镜。

姑娘突然娇媚起来，说：“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打出租，去你家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呢？这样美妙的夜晚，多适合在蒙特西托的海滩上兜兜风呀，我知道有人正在那儿开泳池舞会呢。”

白发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实在抱歉，那辆敞篷车已经没了，我不得不卖了它。”听他的声音和吐字，你会以为他只喝了点儿橙汁。

“卖了，亲爱的？你什么意思？”她沿着车座从他身边移开，但她的声音可比这距离更远。

“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他说，“为了糊口。”

“哦，我明白了。”她冷冰冰地说。此时意大利冰激凌放在她身上都不会融化。

服务生马上就将白发小伙子归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一类人群——低收入阶层。“喂，小子。”他说，“我得去停车了。咱们以后再见——也许再也不见。”

他松开车门，醉汉立刻从座椅上滑落，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于是我便上前准备蹚这趟浑水。我猜跟醉汉打交道永远都是个错误吧，即使他认识你并且喜欢你，他也随时准备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搀扶着他让他站起来。

“太感谢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那姑娘则滑坐到方向盘前。“他喝多的时候可真他妈像个英国人。”她用不锈钢一般的声音说，“谢谢你接住他。”

“我扶他到后座上去。”我说。

“真不好意思。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她挂上挡，劳斯莱斯开始滑动。“他就是只丧家狗。”她冷酷地笑着说，“也许你可以给他找个家，他受过训——基本上不会到处乱撒尿。”

劳斯莱斯沿着入口车道开上了日落大道，右转，然后消失不见。我正望着她远去时，服务生来了。我还扶着那男人站着，但他已经沉沉睡去。

“好吧，这么做也是个办法。”我对白衣服务生说。

“那是。”他冷嘲道，“何必在酒鬼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全都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认识他？”

“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鬼知道他是谁。不过我来这儿也就两星期。”

“把我的车开过来，好吗？”我把停车券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莫比尔<sup>①</sup>开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扶着一口袋铅。白衣服务生帮我把手里塞进了副驾驶座。这位客人睁开一只眼感谢我们，然后又睡着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汉。”我对白制服说。

“他们可是形态各异，无奇不有，”他说，“而且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看起来这位还整过容。”

“是吧。”我给了他一元小费，他谢过我。他说得没错，我的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泛白，几道又细又浅的伤疤周围，皮肤光滑发亮。他的确做过整容手术，而且是大整特整。

“你准备把他怎么样？”

“把他带回家，等他清醒过来告诉我他家住哪儿。”

---

<sup>①</sup> Oldsmobile，美国最古老的汽车公司，以生产中高级轿车为主。

白制服对我咧嘴一笑：“好吧，怂包。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他直接扔进水沟然后跑路。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添麻烦，准没什么好事。我自有一套办法对付他们。现在都是适者生存，人要省点儿力气，在紧要关头保护自己。”

“看得出来，这套办法让你大获成功。”我说。他先是一愣，等他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已经开着车扬长而去了。

当然他说得也不无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的确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不过这毕竟也是我的工作。

当时我住在月桂峡谷丝兰大道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建在山坡上，位于某条死巷的尽头。房子门前有一段长长的红木阶梯，马路对面有一丛桉树。这栋带家具的房子属于一位妇人。她去爱达荷和她寡居的女儿同住已经有一阵子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主人希望打个招呼就能回来，一半是因为这台阶。她上了年纪，实在受不了每次回来都要面对这长长的台阶。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醉汉弄上楼梯的。他很想帮忙，但他的腿像橡皮一样软，而且好几次道歉的话说到一半就昏睡过去。我开了锁，把他拽进屋，让他在长沙发上舒展开来，扔了块毯子在他身上，任由他重返梦乡。他打了一个小时呼噜，声音沉得像一头虎鲸。突然，他醒过来想上厕所。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斜视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的一间小公寓里，那儿没人等他回去。他吐字清晰，声音十分亲切。

他说他想来点黑咖啡。当我递给他时，他用手小心地托着咖啡杯下面的碟子，小口啜饮着。

“我怎么在这里？”他边问边环视四周。

“你醉倒在舞者外面的一辆劳斯莱斯里，你的女朋友扔下你走了。”

“也是。”他说，“这么做一点儿不能怪她。”

“你是英国人？”

“我在那里生活过，但不是出生在那里。如果我能叫辆出租车的话，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楼下已经有一辆在等着了。”

他自己走下了楼梯，在去韦斯特伍德的路上话也不多，除了夸我人好之外就是他很抱歉添了麻烦。也许是经常对许多人说类似的话，这话顺口就说出来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闷，没有什么个人物品。就好像他下午才刚刚搬进来。绿色的硬沙发前是一张咖啡桌，上面摆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碗融化的冰块，三个空了的气泡水瓶子，两只玻璃杯以及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有的烟蒂上有唇印，有的则没有。房间里看不到任何照片或是个人物品。这里就像是一间被租下来的酒店房间，可以用来会面或是道别，或是喝酒闲聊，也许是用来一夜风流。但这里并不像是一个有人生活过的地方。

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说不用，谢谢。我也没有坐。当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几次，但口气恰到好处，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他有些不安也有些害羞，却客气得要命。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直到我钻进电梯里。也许他一无所有，但礼貌周到他一点不少。

他没有再提起那位姑娘，也不提他没有工作和前途，最后一张钞票为那位价格不菲的美女付了舞者酒吧的账，而她却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他不会成为巡警扔进牢房，或者被凶狠的出租车司机碾轧后抛弃在空旷的泊车位上。

当电梯下降的时候，我差点没忍住想回去把威士忌带走的冲

动。但那和我无关，也毫无助益。如果想喝，他们总有办法。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咬着嘴唇。我本应铁石心肠，但那家伙身上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除了他的白发、带疤痕的脸、清脆的声音和那种礼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也许那就够了。没有什么机缘会让我们重逢。他只是一只丧家犬，正如那个女孩所说。



## 2

感恩节后的那一周，我再次见到了他。好莱坞大道两边的商场已经开始堆满标价过高的圣诞节破烂儿。各种日报也开始叫嚣着如果不早点完成圣诞采购，一切将会多么糟糕。不管怎样都会很糟糕，世道一向如此。

在距离我办公楼三个街区的地方，我看见两辆并排停着的警车，里面坐着两个警察，正紧紧盯着橱窗边人行道上的什么。原来吸引他们注意的正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他躯壳里剩下的什么，而那点儿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他正靠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不得不靠在什么东西上。他的衬衫脏兮兮，衣领大敞，一边戳在夹克外面，一边窝在夹克里面。他得有四五天没刮胡子了，鼻子皱着。他的皮肤如此苍白以至于那道细长的疤痕都几乎看不见了。他双眼深陷，像雪堆里的两个孔洞。很明显，巡逻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准备去拉网捉鱼，所以我赶紧走上前去，抓住他的胳膊。

“站起来往前走，”我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一边从侧面给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行吗？又醉了？”

他茫然地望着我，牵住一边嘴角扯出一个微笑。“我之前有点。”他吸了一口气，“我猜我现在只是有点，呃，空落落的。”